

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风味小说

天津卷

风味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天津卷

风味小说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味小说. 天津卷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(小说月报)

ISBN 978-7-5306-5845-1

I. ①风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583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326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 定价:27.00 元

序

夏康达

鲁迅先生说过，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，有地方色彩的，倒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别国所注意”（《致陈烟桥》，1934）。文学的价值，当然有其思想与艺术的人类普适性，否则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流传；而鲁迅在这里说的则是各国各地文学的异质性，倘不能独树一帜，在文坛也就没有立足之地。

我还是信奉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。作家必然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生活，有意也好，无意也罢，作品中难免带有他所在的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。鲁迅写人物，采用“杂取种种人”的方法，还“杂取各地人”，“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”（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，但是他的主要作品依然有着浙东的浓郁地方色彩，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风气之先。周作人在1923年就宣称：“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‘世界的’文学的一个重大的成分。”我们姑且不说文学走向世界的事，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，东西南北，纵横万里，十三亿人口，同国不同族，同族不同俗，体现于文学创作，各地风味如龙吟虎啸、燕语莺呼，百家齐鸣；似琪花瑶草、魏紫姚黄，百花争艳。仅以地方风味来归类，当代中国小说也必定如绚丽多彩的大花坛，绰约多姿，璀璨夺目。所以《小说月报》编辑了这套《风味

小说》丛书。出版社地处天津,所以就首先编选了“天津卷”。

说到天津,我不是天津人,但来津四十多年,这里已是第二故乡了。近些年文艺界常常讨论天津地方风格,或者探讨“津味文学”,我是不大敢发言的。一则因为我不是天津土生土长的,再则近代以来的天津,历史地位太特殊,实在难以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它的地域特色。研究地方文化的专家都争得不可开交,我能说些什么呢?

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,津冀之地当有此遗风,这应该是地域文化的一层底色。天津建城之初,又引入了一批“燕王扫北”时的江淮战士,这对天津历史文化的形成,不会没有影响。天津“方言岛”的成因,盖与此有关。时至晚清,天津从北京的“渡口”“大门”,又变成京城王公贵族的“后花园”;洋务运动的实施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瞩目的新兴城市,故有近代百年看天津之说;开埠以后租界林立,西方文化遂又有了一个登陆的“码头”。传统与现代,改良与保守,宫廷与市井,城厢与码头,南方与北方,东方与西方,林林总总,一起汇聚于天津,你说,天津地域文化的特色是什么?复杂到如此难以归纳与言传,或许正是天津的最大特色。在偌大的中国,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城市吗?

如果把天津地域文化概括为多元,想必是没错的。但哪一个城市的特点是完全单一的呢?我无能宏观而又概要地叙说天津地域文化的特点,不等于这些特点并不存在。我更不能无视天津作家追寻“津味”文学的巨大努力与明显成果。那么,我们就从天津作家的创作实绩说起。

文学是语言艺术。语言是思想的外壳。阅读文学作品,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字语言。文学作品的地方风味,第一个层面就体现于地方语言。晚清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就是用吴语写上海旧事的,外省人士阅读颇多障碍。中国文学适当而自然地融入乡土语言,影响最

大的,当属“京味小说”。老舍可谓一代宗师,至今“京味”后继有人,延绵不断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舞台语言表现京腔京调,比较完美地实现了北京地方语言的审美化。影响所及,“津味文学”也在文学语言的地方风味上很下功夫。请读冯骥才的《神鞭》,作家显然在着意尝试语言的地域色彩,这篇小说几乎可以用天津话朗读。在不同程度上适时地将方言词语纳入作品的叙事,是“津味文学”的共同特色。这样的语言外壳所表达的是浓烈的天津民俗民风。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,真令人叫绝。老一辈作家林希、张仲为“津味文学”鞠躬尽力,造诣之深,几近炉火纯青。后继者承续前贤,发扬光大,不断探索,天津地域文学当有无限发展天地。

地域是一个空间概念,而地域文化特点的形成,必定有长远的历史积淀,又是一个时间概念。地域特点时空交融,相对稳定,又流动不居,是历时的,又是共时的。时下“津味文学”更多反映近现代的市井风貌,而从文学创作的独异性与趣味性出发,这些作品大多具有“传奇”色彩。此“传”之“奇”,在他地或许匪夷所思,但在近代天津,由于前述种种复杂的历史成因,不仅成为可能,而且可以说必然。它是扭曲的、畸形的,又是历史的、正常的。所以冯骥才把他的“津味”系列小说题为“怪世奇谈”。这些都是天津一个侧面、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,它有一定的认知价值,有别样的审美趣味,而作家从中所体现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反思,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了。

蒋子龙或许没有刻意探求天津风味,但细品他的作品,在不经意中,天津工厂、工人的乡土之风迎面扑来,试读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。赵玫等的作品大致也是这种情况。龙一的《潜伏》改编成电视剧后,不少外地观众,对天津的“五大道”产生很大兴趣,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作品的地域特点。我们对地方风味不妨看得宽泛些,那就是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天津生活(历史与现实)、天津语言、天津民俗、天津性格、天津故事的作品,是谓之“津味文学”,可否?

目 录

- 001 序 夏康达
- 蒋子龙小传
- 002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蒋子龙
- 冯骥才小传
- 028 神鞭 冯骥才
- 张仲小传
- 108 龙嘴大铜壶 张 仲
- 林希小传
- 158 高买 林 希
- 赵玫小传
- 230 偿还 赵 玫
- 肖克凡小传
- 250 一九三五年的真相 肖克凡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| 王松小传 | |
| 300 | 梅生 | 王 松 |
| | 龙一小传 | |
| 314 | 潜伏 | 龙 一 |
| | 李治邦小传 | |
| 336 | 津门十八街 | 李治邦 |
| | 武歆小传 | |
| 388 | 老工人谢瑶环 | 武 歆 |
| 425 | 编后记 | |



蒋子龙小传

蒋子龙,1941年生于沧州。1960年技校毕业,同年应征入伍并考入海军制图学校,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。1965年复员后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,当过厂长秘书、生产工段长、车间主任。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76年发表短篇小说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。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、《拜年》,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开拓者》、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、《燕赵悲歌》,先后获得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蛇神》、《子午流注》、《人气》、《空洞》、《农民帝国》,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共九十余种。1996年出版了八卷本的《蒋子龙文集》。

曾获得天津鲁迅文艺大奖等多种奖项。中篇小说《燕赵悲歌》、《收审记》分获《小说月报》第二、三届百花奖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天津作家协会主席。

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

蒋子龙

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

今天,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厂里。王厂长要调走。我猜度像他那样的人,是不会等到职工们都上班来再走的。一定是趁着群众还没有上班,一个人悄悄离开工厂。

王厂长是自己向公司打报告,要求调走的。我心里最明白,他是无法在这个厂里再待下去,是被骆副厂长挤走的。也许全厂的职工心里都明白,只是窗户纸不点破,特别是不当着王厂长的面点破,彼此心照不宣。这就叫人更难受。

我当了四年秘书,送走了两个厂长。王厂长这已经是第三个了。

轰轰烈烈地上任,灰溜溜地交班。权力的追求者们在权力上做了多少游戏,权力也用游戏的办法报复那些权力的追求者。

改选调动,走马换将,是解决问题最简便的办法。大概古今中外都是如此。

但每一次和被调走的厂长告别,都是一次心灵剖露。我的情绪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平静。这次,我决心破例使用一下秘书的权

力,把厂里唯一的那辆吉普车派给王厂长。把他送到新单位去。

传达室的人却告诉我:“王厂长走了有半小时了。”

“就他一个人?”

“刘书记替他扛着行李卷儿。”

“咱厂的吉普车呢?”

“昨天晚上,就叫骆副厂长派出去了。”

我心里翻起一阵内疚,我只想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帮他点忙。可是想捉弄他的人,提前一天就打好了主意。

我突然对刘书记也产生了一股怨恨气:你这个老实而又窝囊的一把手!你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出英雄好汉的地方,你为什么就没有一点英雄气?一把手送二把手,竟然自己扛着行李卷儿去挤公共汽车!

我正站在厂门口愣神儿,有辆吉普车带着一阵轻风开进厂门口,骆副厂长从车里跳下来,满面春风。脸上浅浅的白麻点里盛满笑意。

一见我就打着哈哈说:“老魏,今天来得这么早?是不是给王厂长送行?走了没有?”

“走了。”我不愿意多说话,特别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。言多必失,万一超出了小秘书的身份,白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骆副厂长从口袋里摸出几个“二踢脚”,递给我两个:“给你,放两个。”

我没有接:“我不敢放这玩意儿。”

骆副厂长哈哈一笑:“亏你还是个男子汉。”

我问:“你口袋里还常带着这玩意儿?”

骆副厂长:“春节剩下的,今天都放了它,驱驱晦气!”

“登——嘎!”

“哈哈哈哈哈!”

一股冷气从我的耳朵里钻进去，透过脊椎，冷到脚跟。幸亏王厂长走得早，他若听见这“二踢脚”声会怎么样？

厂长——这个职位竟有这么大的邪劲！为了取得它而摘掉这个“副”字的帽子，已经挤走了三个人，而公司两次又派来了新厂长。这次公司还会派人来顶替王厂长吗？还是遂了骆副厂长的心愿，在厂长前边去掉那个讨厌的“副”字？

若果真如此，我也应该想想自己的退路，离开厂长办公室，还是到生产科去当我的统计员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

“魏秘书，听说骆副厂长升厂长了？”这几天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工人更多了。

我一律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跟着就会听到一句：“别来这个了，你还能不知道！”

我的这些可怜的同胞们，也真是……什么事情也主不了，还挺好奇，什么消息都打听。谁当厂长你不也得干活，关你什么事！

这几天楼道里经常响起这样的喊声：“骆厂长，电话！”

有的车间打报告，抬头也是“骆厂长”。

真的把个“副”字省掉了。这些心眼灵活、见风使舵的干部，比工人更可怜。

“老魏，你看出来没有？骆厂长这些天紧抓挠，什么事都管，一天到晚全厂飞。说话嗓门也高了，脸色也好看了。”

“没看出来。”这不是没有的事吗，你上班是干活来的，看人家脸色干什么！我也许是当秘书当的，神经老是处于麻木或半麻木状态。什么话都得听，什么脸色都得看，但又不能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苦啊！我要是有德将来也能当个厂长，一定不叫

活人受这份罪。买个机器人当秘书,它没心没肺,没嘴没耳,脸色永远是铁板一块,感情可能随自然气候变化,而不会随着政治气候变化。

我知道现在也有人很注意我的脸色,听我的话音。我在称呼骆明同志职务的时候,绝不嫌麻烦,一定用全称:“骆副厂长”。

需要厂长批办的文件,没有厂长时我按规定一律请示党支部书记老刘,他说请谁处理我再把文件转给谁。绝不妄自尊大地给骆明同志提职。骆副厂长可能有觉察。没有办法,我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免通知。

我不反对骆明当厂长,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。如果上级领导征求我这个小秘书的意见,我就会说:别看骆明是我们厂的老人,熟悉情况,下边也有一帮人捧他,但他当不好这个厂长。他关心的是厂长的权力,不是厂长的责任。他缺乏一个好厂长应有的政治品质和才能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

真是怪事,今天骆副厂长的女儿骆晶玉,坐在办公室里缠了我半天。

两年前她就从农村办回城里来,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,因为她的条件太高。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不去,工作不遂心不去,离家太远不去。她很少到厂里来,我真猜不透她坐在我对面东拉西扯不肯走,到底想干什么。

扯来扯去,扯到工作上了。她才说明来意:“我想到你们厂来。”

我不相信:“你别开玩笑了,我们厂虽然是国营企业,但是个二百来人的小厂,你怎么会看得上。再说我们是化工厂,没有你愿意干的好工种。”

她说了实话：“好单位进不去，已经等了两年了。今年都二十六啦，不能老是这么等下去。再说你们化工厂也有个好处，成本低，赚钱多，工人的奖金发得多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那就跟你爸爸说一声呗。”

“他怎么好意思办这件事。老魏，你给办办吧。”

对一个秘书来说，讨好上司向上爬的机会来了。当厂长心里有想办的事，自己又不好出头的时候，秘书就应该把事情揽过来。上蹿下跳，根据需要打出各种不同的旗号，把厂长的事情办成。

可是四年前，我拧不过党支部的调令，硬着头皮上来当秘书的时候，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：和任何一个领导，都只保持工作联系，不拉拢私人关系。对谁都一律公事公办，不公事私办，更不私事公办。

我回答她：“等我请示了党支部再说。”

骆晶玉对我的回答很感意外。她选择这个时候到厂里来，显然是以正厂长的女儿这种新的身份找我。按现在新的社会等级观念，厂长的女儿应该比厂长的秘书身份高；厂长的秘书也应该是厂长女儿的秘书。无奈我不愿意领这个新头衔。骆晶玉大为不满，带着和她父亲发怒时一样的冷笑，摔门走了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

刘书记高兴地小声通知我：“新厂长快来了。”

这个老实人，简直像个孩子。已经这样高高兴兴地迎接过三次，也忧心忡忡地亲自扛着行李卷儿送走过三次。一听说要来新厂长兴致还是这么高。

我的高兴和失望的神经可都麻木了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

“叮铃铃、叮铃铃……”

离办公室还老远，我就听见了电话铃响。人们挖苦掐着钟点上班的人是踩着电铃进厂门。我却是十天有八天是踩着电话铃进办公室。

这个钟点的电话，多数都是找厂长们的。在刚上班前后的这个时间，最容易把厂长们堵住。上班半小时以后再找厂长们就困难了。连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什么去了，更不知他们忙的是公事还是私事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秘书的耳膜是最厚的，不管电话铃叫得多么急，我照旧不慌不忙地开了门，挂好书包，拿出大饼油条先咬一口，然后才去接电话。

“喂，喂，是魏秘书吗？老魏，求你点事。我父亲昨天过去了，今个儿要火化。你跟厂长说说，能不能把厂里汽车给我用一下，帮帮忙，帮帮忙……”

我心里一惊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大庞，庞万成。多麻烦你。”

我埋怨他：“你怎么不早打个招呼？”

“我也没想到他会死这么快呀！”

我作难了：“你也知道咱们厂就是一辆吉普，一辆‘解放’，昨天都到外县搞原料去了，一两天回不来，怎么办？”

大庞是个老实巴交的起重工，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厂里张口的，就是有点死心眼儿。我把实情都告诉他了，他还举着电话不放，苦苦求我：“老魏，我跟骆厂长说不上话。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给厂长当了这么多年秘书，门路比我广。我现在没有别的路了，好不容易托人定好了火化时间，亲戚都来了，要是找不着车，去不了

火葬场,叫我怎么办?魏秘书,我只好抱你这个坟头哭了……”

他死了老子拿我当坟头,我又到哪儿去找坟头呢?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,我这个当秘书的似乎权力很大,岂不知我只给厂长们跑腿学舌。但在这种时候,这些话是不能成为推托大庞的理由的。看来他除了认识我这个“头面人物”外,真的是一点没有别的门路了。

我举着电话正犯愁,一个敦敦实实的矮胖子,从我身后绕到我的对面(他什么时候进办公室来的我竟一点不知道),笑嘻嘻地冲着我说道:“来,我跟他讲几句。”

我有点纳闷,问他:“你……有什么事?”

矮胖子长着一张发面饼似的圆脸,极其和善可亲,一对鼓眼泡,一双又大又亮的金鱼眼,像碰见老熟人一样满含着笑意。

我似乎明白了他的身份,他很可能是哪个厂的供销员,到我们厂来联系业务。我用手指指左面,对他说:“左边第三个门是生产科。”

矮胖子摇摇头:“我叫金凤池,是化工局党委派我到东方化工厂来工作的。”

我一惊:他是新来的厂长?

我心里暗骂自己,当秘书最忌势利眼,我为什么今天竟以貌取人呢!

我把话筒递给金凤池,他举起话筒,语气变得严肃而又亲切:“大庞同志,别着急,告诉我你几点钟用车?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,我递给他一张纸。他一边重复着大庞的话,一边在纸上记着:

“十点钟用车,好。你的家在哪儿?锦州道五条八号,好。你叫什么名字?庞万成,好。喂,我说万成,十点钟的时候,你在家门口等着,汽车一定准时开到你的门口。别客气,用不着说这种话。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吗?你就别管我是谁了,反正能解决你的问题。”

我倒还要劝你一句，老人去世是喜丧，你不要太难过，注意身体，多休息几天……”

金凤池把话筒倒到左手，又拨通了一个号码：“化工机械修配厂吗？你是谁？老杜哇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哈哈……上任啦，不来没有办法，真舍不得离开你们，舍不得离开咱们厂。喂，我有个事得用一下咱们的大轿车，可以吗？好！十点钟，叫小孙把车开到锦州道五条八号，找一个叫庞万成的人。麻烦你了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，就打电话来。”

他放下听筒，转头问我：“咱们有几部电话？”

我答：“咱们厂小，只有三部电话，这儿一部，生产科一部，传达室一部。”

他拉个凳子坐下来，掏出烟盒，硬塞给我一支，自己也点着了一支。一双鼓眼睛笑模悠悠地望着我，缓缓地说：“甭问，你就是咱们厂上下一把抓的魏秘书了！”

“我叫魏吉祥。是赶鸭子上架，将就材料。”我的语气告诉他，我对当这份秘书差事丝毫不感兴趣。

金厂长客气地说：“我刚来，情况不熟，还得请你多帮助。”

我连忙摆手，表示消受不起。

金厂长脸一绷，神情格外认真，说：“我说的是大实话。群众是干部的先生，秘书是厂长的老师。不管开什么大会，做什么报告，还不是秘书在下边写好，厂长到台上去念。秘书的水平高，厂长的水平就高；秘书的水平低，厂长的水平也高不了。所有的文件，你都得先看，然后再分给各个主管厂长。厂长杂七杂八的事务事，也得由你统着。你是厂长们的班长。厂长领导工厂，秘书领导厂长。”

我坐不住了，听着他的话，心里一会儿觉得很舒坦，一会儿又觉得很不自在，脸一阵阵发烧。听不出他是恭维我，还是挖苦我。在厂里我也算是个半路出身的知识分子了，今天竟叫新来的厂长给